

---

# 目录 CONTENT

## ▶ 青年文学

---

陈美余	葬礼	/ 2
田佳珺	太阳照常升起	/ 5
万子璇	玉茗望归	/ 7
刘智超	在荒诞之海中打捞人性的锚点	
	——《局外人》：从存在主义视角重审加缪的哲学寓言	/ 9
许慧圆	大树	/ 11
燕雨桐	雨	/ 13
龙可盈	缓缓	/ 15
刘梦莱	龙井苔痕里的光阴故事	/ 17
叶雨欣	九张机	/ 19
叶雨欣	牵动一潭星	/ 20
郝子涵	太平	/ 22
邵鸿斌	生命的意义在于触摸生命	
	——读《活着》有感	/ 24
祝淼	战火里的爱和坚韧	
	——《飘》读后感	/ 26
金星	浅议《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人的眼睛》	/ 28

## 1. 葬礼

陈美余

长芝已经很老了，或许是人在大限之前总有些说不出的预感，长芝常常催促儿子回老家去看望他，后来儿子干脆留在长芝身边守着，儿子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一边照顾一边等待着。终于在最后一天早上，儿子推推他的肩膀，呼唤他起床吃饭，长芝僵直不动，咕哝了一声“做哪样”，闭着眼走了。长芝这辈子有三子二女，死的死，病的病，白发人送黑发人，现在只剩下一个儿子了，还好那唯一的孩子送到了终，没有遗憾。

慧慧是长芝的孙女，坐在回家奔丧的火车上，回想着每年寒暑假去看望爷爷的情景：老人觉少，长芝起得很早，他摸摸索索地穿上衣服，用一个小电饭煲蒸早饭吃完后，就拉出一条板凳坐在大门前，通常没人跟他说话，只是偶尔会有路过的村里人搭讪两句又各自离开，所以长芝最常做的消遣就是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地盯着门前的山路，不知道他是在发呆还是在想着什么。慧慧家的车顺着山路慢慢开到老屋门口，慧慧总看见爷爷一个人靠坐在大门边的身影，他浑浊的眼眸像水滩泥堆里被河流不住地冲刷到灰白的石头，他的时间也在那日复一日的冲刷中远去。只有慧慧

一家人走到长芝的面前大声叫他，他才会辨认出的一瞬间立刻笑起来，好像一个沾满风霜的雕塑活了一样。等到慧慧一家人要走的时候，长芝又变回了雕塑，坐在大门前目送他们离去，只有寂寥永恒地陪伴着他。今年再回老屋，那仿佛会一直坐在大门前守望的人先一步离开了，慧慧将永不能再见他的身影。想到这里，慧慧感觉有石头堵在喉咙里，每一次呼吸的起伏都浸满了沉重的哀恸的气息。

老屋已经布置好了，挽联贴在门口，长芝的遗照摆在堂屋正中间，旁边睡着长芝的棺材，花圈簇拥着屋子，长芝常坐着的地方供着长明灯，须得昼夜通明，象征为死去的人照亮去阴间的路。法师和乐队会一直坐在堂屋里，时不时为长芝念经奏乐，锣鼓擦子地敲敲打打。孝子贤孙们每天都要在法师的指导下一房一房地下跪、烧香、作揖。屋子里喧嚷，屋外也并不是肃穆安静的，坝子上摆满了牌桌，长芝的儿子在搭起来的棚子门口招呼客人，为互不认识他们安排打发时间的牌友，长芝媳妇包里揣着一大摞现金，为需要的人换钱，迎来送往，忙得不可开交。麻将翻旋碰撞，

纸牌在人们手上排兵布阵，眉眼交流下或赢或输，或大笑或哀叹，整个葬礼竟然热热闹闹的沸腾了起来。慧慧不理解这种沸腾的喧闹，所以她看屋外的生气与屋里的死亡融合在一起，好像在看一幅荒诞的画。整个仪式要持续到出殡那一天，出殡前一天晚上是不能休息的，宾客们都走了，只留下至亲守夜，所有人都在为出殡这件大事的艰难准备着。

长芝的墓地是早就看好了的，是村里数一数二的高，山背和层层累累的石头三面环绕他的长眠之所，面前是底下开阔的田野河流，风光极美，据说风水更是好。但是五六百斤的棺材想要拉上山，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山路崎岖不说，出殡的时候天也是透黑的，送棺的人只能摸黑扛棺，棺材一旦离开屋子，就不能落地，唯一能落地的时候就是被埋在坟地的时候，这过程中，要是棺材落地，那就是大大的不吉利。为了让出殡的过程顺利，百十来人都来帮忙，有些是长芝儿子在外面请的，有些是村里自发来的，有些是家里的亲戚朋友，在自家睡上两三个小时之后，都穿过黑暗中从各个地方赶来，围聚在那小小的堂屋周围，或拆屋里的奠仪布置，或搬桌子挪位子，或将长粗的绳子缠上棺材，前几天热闹喧腾的温度散了，只留下燃烧之后的余烬。一切准备齐全，所有人都安静了，站在老屋两边，空出一条道，静静地等待着。

“咔嚓”一声摔盆脆响打破了寂静，这一片的空气突然活了过来，周围的人太多了，慧慧看不清堂屋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随着那一

声响，有人扛着引魂幡就冲了出去，紧接着听到一声暴喝，棺材脱离了板凳凌空而起，抬棺的人向门外走去，无数本来站在旁边围观的男人都瞬间簇拥上去跟着出力，棺材顺利地出了门。抬棺的人在前面走，亲戚朋友们在后面跟着，慧慧也跟在棺后走。数台火炮冲天而起，每“砰”地炸开一次就会照亮一瞬间这片天地，慧慧能够在明暗交替中看见本来在黑暗中影影绰绰的那些房子明晰的线条，看见脚下的土路碎石，看见为爷爷丧事而来的那百十人的脸。她感到整个村庄沉睡的村庄好像都在一声声炸开的明亮中醒了过来，但只是为了爷爷的葬礼而苏醒，仿佛整个世界唯一的大事就只有这个老人的葬礼。谁都不知道，其实这个老人的一生，只有下葬的这一天是前簇后拥、惊天动地的。

抬棺的人已经走到了山脚下，真正的大工程现在才开始。棺木上缠着七八股又粗又长的绳子，几十个年轻力壮的男人拉着绳子率先上山，抬棺的人在山路脚下后面等着，“一、二、走……一、二、走……一、二、走”，拉绳的号子喊的焦灼又强劲，抬棺的应声而动，棺木迅捷地在又拖又扛的力量下攀爬上了陡峭的山路。慧慧跟着快步往前冲，紧紧地跟在棺木后面，可山路实在太窄太陡，泥地松软，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坡去，慧慧几乎是四肢并用地爬着上山，棺木已经远远地看不见踪影，只能听见响亮而有节奏的号子声。越往上爬，就能看见更多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地坐在路边的男人，他们是抬棺拉棺太久而支撑不住地被替换下来休息的。终于到了终点，长芝的棺

木稳稳地停入了墓坑底，棺盖打开了，家人亲戚围绕在长芝的墓前看他的最后一面。长芝的儿子揭下长芝脸上盖着的纸钱，长芝的脸变得有些黑紫，穿着寿衣，闭眼躺着。他的模样几乎让慧慧感到陌生，可是慧慧并不害怕，她只是控制不住地哭泣着，一眼不眨地盯着爷爷。棺盖一点一点地合拢，长芝的脸庞也一点点地陷入永久的黑暗中，最后长芝儿子说：“我这辈子最大的事情完成了。”

慧慧知道，至此，爷爷就永远地同这个世界告别了，下次自己再回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只会有一个石头块和泥土堆成的坟包，还有一块冰冷的墓碑，上面写着长芝的名字，宣告此地长眠着一位老人。慧慧感到自己好像漂浮了起来，她看到爷爷在泥土里躺着，那更加黑紫僵硬的脸庞始终静静的，时而又恢复了生机，爷爷又无数地向她绽开微笑，就在见到她的每一瞬间。时间的界限被一分一秒的转动切割开，慧慧活在现在，好像又站在过去，听到了时间汨汨流动的声音。

下山后，天已经大亮了，村里人修的房屋清清楚楚地矗立在路边，完全看不出来它们曾在火炮的照耀下明暗交替地闪烁过，灵堂的布置早已经被撤下，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谁能知道这

里曾人声鼎沸地举行过数天的葬礼。村庄的人们渐渐地起了，在田野里劳作，在集市上买卖，在家里烧火闲聊，长芝的葬礼或许会短暂地被人们挂在嘴边提几句，但是过不了几天就会像一阵轻烟般飘走，仿佛从没有来过。生活依然是它一贯的样子，并没有因为谁的离去而有所改变。

但是慧慧已经懂得了她之前所不能理解的一切，也明白了这场葬礼究竟改变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爷爷会在地下保佑你们”——这是慧慧在这场葬礼上最常听到的话，“保佑”是一个太温暖、太安慰的词，人人都相信亡者虽然肉身死亡，但是他们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他们会一直看着后辈并加以关照爱护，逝去之人永远不会真正地离开，是以死亡并不总是需要以哀悼肃穆来纪念。而长芝已经太老了，人们知道脱离沉重衰老的躯壳对他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唯一能最后给予他的就是一场体面的葬礼。

慧慧又一次离开，踏上回程的路，她的身后没有了那个守望的身影，但是慧慧已经不再那么悲伤了。那场葬礼是为了死去的人，更是为了活着的人，让亡者与生者都得到安心的抚慰。就像现在，慧慧相信爷爷正在山的高处看着山水田野的风光，也看着她。

责编 陈婉心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UBU

## 2. 太阳照常升起

田佳琚

请以野草纪念我。

当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歌舞炼成永恒，那么生命的厚度该如何丈量？

人类的赞歌是勇敢的赞歌，而人类的伟大是勇气和坚韧的伟大。我们于黑暗森林中追寻熹微晨光，为的，是替属于我们的时代开荒。一个个伟大的个体燃烧着自我烟硝，一往无前的奔赴人类文明希望的火种。

那么生命将要归向何处？我们在内心深处反诘。

生命本是宇宙中一瓣微薄的睡莲，终有偃旗息鼓闭合的那一天。三体故事开篇伏笔洋洋洒洒，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普通警察史强。纵然人类的生命本如朝露，但他确是亦散发莹莹微光。落脚于当下的每时每刻，在人类的希望几经破灭之际，告诉众人，

“虫子，是从来不会被战胜的”

浩瀚宇宙里，不灭的是人类文明之光。

文明启程，何人拾一株遗粟，深埋于半斗天壤，以卑躯浇沃数捧清露；何人伐一垄南乡，筑

起高屋，固之以钉头榫卯。沐长河浊浪，汲大江清波。

于是文明启程。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当人们在哈勃望远镜中观望这大千宇宙的浩瀚，意识到自身的渺小；在险象环生的荒漠绝壁中，窥探到自然的坚不可摧。而我们任然有足够坚韧且果敢的勇气穿越那片黑暗森林。

我们的文明因人们伟大的勇气而长存。

正如海明威在其笔下提到，这位伤痕累累的老人，只带回了一架鱼骨，在途中欣赏了日落和海浪，以及得到了无人知晓的象征荣耀的伤疤。但与此同时，生命的力量兀自盘桓，守护着自己的坚韧，仍向前迈步，未曾片刻止息。

你所经历的一切只有你自己知道，骇浪破天惊，黑暗无止境。伟大的自然力量划过广阔无垠的天空，在天空中雀跃着的不是风暴，而是自己鼓动的心脏。除此之外，早已一无所有。

于是你从床上起来，继续乐观面对生活。

鲸落海底，哺育暗界众生十五年。

鲸落万物生。

罗辑以生命为筹码同三体人谈判，参破黑暗森林法则，最终拯救太阳系中这颗普通的蓝色星球。而后长达 62 年的冰冷煎熬的执剑人生涯，让他成为一名坚韧如冰隐忍决绝的斗士。却因为太过耀眼而被自己的时代放逐，受尽众人的横眉冷对。却又以凡人之躯勒住烈日，与日月同光。这位受人唾弃的救世主。在死亡边缘窥探到生命的微光，置之死地而后生。

他的胜利无人能敌，他的伟大又无人知晓。

然而生命和力量本身又是如此脆弱，太宰治笔下的大朵玫瑰会忽地破碎般散落，簇簇的，这不是风造成的，是他自己散落的。

植物的根是向下长的，活着是一种必然的下坠。

但阳光教给了他生存的教义，向着高处的挣扎足够填满一个人的心灵。

罗辑深埋于地下数十载，却面临世人的冷淡和嘲讽时。是否畅享着瀚如烟海的宇宙，聚焦于自己所身处的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上的每一颗

微粒，夜色笼罩山上的每一片矿石，因其心有紫爱，故所向披靡。

内心深处的信念的挣扎早就将其填满，必然不能枯竭。我想，这渺渺宇宙在他看来，既不贫瘠也非无望。

生命归向何处？

唯有死亡带来肉体的终结。

座头鲸在生命中最热忱的时刻洄游时留下的青色音符，生命消逝时刻纵身坠入深海，依靠它的蔓足类植物贴进他褶皱的皮肤，缄默地看着它生命的消逝在海底。

这是它的新生，这是新生的长眠。

崭新的文明之光摇曳在深海，文明从不落幕。正因为无数的巨鲸满怀热忱的怀揣着流星似的梦的拖尾，人类文明再次启程。我们可能会暂停，会轮转，但无论如何，我们将不会破碎、消失。

对人类的赞歌是勇气的赞歌。

纵使前途暗暗，而今太阳照常升起。

责编 陈婉心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JU

## 3. 玉茗望归

万子璇

那天，在临街花店，透过玻璃橱窗，看见几枝白山茶斜插在青瓷盆中，在牡丹、玫瑰、绣球、郁丁香等等众多名花中脱颖而出。而它，只是静默地开合。这分明是玉茗花，是故乡旧宅里那株把月光都染成雪色的玉茗花。

玉茗是少时在桌前读书时被压平的花笺。“莫道临川无所有，半城玉茗半城书”。花瓣落在青石板上，被往来学子的布鞋碾成淡青色脉络，恍若杜丽娘裙裾透迤的褶皱。二月寒风还削着人脸，少时总爱在回家路上，走进满是花香的巷子，挑拾一朵完好的玉茗。寒风掠过窄巷，裹着青杏仁涩味的冷香忽然变得具象。细雪般的芬芳悬浮在零下三度的空气里，凝结成冰晶形态的嗅觉想象——汤公弃官那年，该是踏着满地玉茗出城的。贬谪南疆的船头，可曾揣着晒干的花瓣？《牡丹亭》里“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的叹息，或许就源自某个客居深夜，忽见玉茗在异乡月下舒展的惊心。四百年前那株被他亲手栽下的花树，至今仍在文昌桥边开着，花瓣飘过青砖黛瓦，被人拾走，记载着汤公谱写“临川四梦”的传说。

玉茗是奶奶米酒面上惊喜的点缀，也是外公

茶盏里清香的和弦。外公的院子里总能看见五颜六色的茶花，他最喜爱的还是白玉茗。苍劲枝干擎着素白花盏，处处散发着淡淡的清雅之气。每当微风吹过，那些洁白无瑕的花瓣便轻轻摇曳，展现最优美的姿态。等到阳光漫过院子，他就会坐在院子里，取几片玉茗花瓣浸润在茶杯里，慢慢地品味唇舌间花酒的甘甜。那时不知“玉茗堂前朝复暮”的典故，只记得祖母蒸米酒时，总掐两朵投进瓷坛，说这花能镇住异乡的水土。后来读到曾巩“秀色未饶三谷雪”，才恍然那些浮在酒面的花瓣，原是游子写给故乡的未寄家书。

如今异乡花店也有玉茗花，不过价签上标记的是“白山茶”并非“玉茗花”。终究是塑料纸裹着的白茶花，少了浸透乡愁的筋骨。可我还是买走了一株，尽管它明天会凋零。

从故乡来的玉茗在新居阳台上开得怯生生的。夜半给花浇水，忽然听见根茎深处传来故乡的水声——原来草木亦有乡音，在年轮里藏着一整座城的春色秋霜。北风在玻璃外呼啸如《游园》里的昆笛。在月光的照耀下，白晃晃，迷人醉。我仿佛看见临川的月光正沿着花脉迁徙，每一丝

---

纹理都是通往故乡的秘径。汤显祖当年掷笔长叹 凉的客地也能开出温润的乡愁。  
"但是相思莫相负", 原是说给所有带着玉茗远行  
的游子听的: 只要掌心还攥着故土的种子, 再荒

责编 张金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 BU

## 4. 在荒诞之海中打捞人性的锚点

### ——《局外人》：从存在主义视角重审加缪的哲学寓言

刘智超

加缪的《局外人》像一柄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现代文明精心缝制的道德皮囊。主人公默尔索用他的“冷漠”叩击着世界的荒诞，用“无意义”对抗着意义的暴政。这部诞生于二战阴云下的作品，不仅是一曲存在主义的哲学咏叹调，更是一张映照当代人精神困境的魔镜——当我们被规训着用标准答案装点人生时，是否早已沦为自我生命的局外人？

默尔索的荒诞性首先表现为对仪式化生存的彻底解构。母亲的葬礼上，他拒绝表演悲伤；法庭审判中，他无意扮演忏悔者；面对婚姻承诺，他以“都行”消解爱情的神圣性。这种“不合作”姿态，恰恰撕碎了社会精心编织的意义之网。当世人用眼泪丈量孝心、用誓言捆绑爱情、用忏悔换取救赎时，默尔索却选择直面生命的本真状态——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所言：“确认生命的荒诞性绝不可能是一个终点，而恰恰是一个起点。”

这种反仪式性生存，在当代语境中获得了新

的注解。当社交媒体迫使人们用九宫格照片证明幸福，当职场文化要求用狼性精神包装焦虑，现代人何尝不是在重复着默尔索眼中的荒诞仪式？加缪通过主人公的生存实验提醒我们：被异化的从来不是“冷漠”，而是那些将人性切割成标准模块的社会模具。

默尔索的死刑本质上是一场语言的谋杀。法庭将对阳光的本能反应曲解为冷血证据，用“在母亲葬礼上没哭”的道德指控遮蔽杀人案本身。这种逻辑错位的审判，揭示了现代理性社会的深层悖论——当语言沦为规训工具，当道德异化为暴力符号，真理反而成了最脆弱的祭品。

这种语言异化在当下愈演愈烈。热搜榜单用140字肢解真相，短视频用15秒制造共情，AI算法用关键词编织信息茧房。我们比默尔索更彻底地陷入了语言的巴别塔：当“感动”需要流泪表情包佐证，“愤怒”必须配上惊叹号才能成立，人类的情感表达是否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符号化阉割？《局外人》中的法庭闹剧，恰是对这

---

种语言暴政的终极预言。

默尔索在狱中等待死刑时，终于触摸到了存在的真谛：“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这个被世人视为“空心人”的罪犯，在直面死亡时完成了自我救赎。加缪在此展现了存在主义最核心的命题：当上帝已死、意义崩塌，人类反而获得了绝对的自由——我们可以像西西弗斯那样，在明知巨石会滚落时依然选择推石上山，用反抗的姿态为生命赋形。

这种哲学觉醒对困在意义焦虑中的当代人具有启示价值。当“内卷”成为时代关键词，当“躺平”演变为集体无意识，默尔索式的清醒恰恰提供了第三种选择：不必在世俗标准中自我证明，不必在意义追寻中耗尽心神，只需如实地活

着，在咖啡馆看光影游移，在海滩感受烈日灼烧，让每个瞬间都成为对生命最本真的应答。

《局外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用极致的事形态刺破了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加缪没有提供答案，而是将思考的自由交还给每个读者。当我们为默尔索的“冷漠”贴上病理学标签时，或许正暴露了自身的精神麻痹；当我们嘲笑他不懂人情世故时，或许已沦为规训体系中的提线木偶。

在这个意义过剩的时代重读经典，我们终将懂得：真正的荒诞不是默尔索的“无动于衷”，而是世人将活成标准答案当作生命终极目标的集体迷失。或许唯有保持“局外人”的清醒，我们才能从意义的枷锁中破茧而出，在荒诞的海洋里打捞出属于自己的人性锚点。

责编 唐诗雨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UBU

## 5. 大树

许慧圆

要以多少个流年，才能忘却大树，落在夕阳边。

一片遥远的农田，一处静谧的山间，一段略过的乡野……大树，好似占据了每寸土地上的时间。

春还未到，田园依旧是一片荒野，汽车驶在乡野的路边，风随着势力划过大树的脸，落叶，先停在了马路边。空旷，构成此刻大树的整个心情世界，一部掀起沙尘的车，一只融入画卷的鸟，都没法破坏它定格的瞬间。那是它，被安置在永久的路边，不论风雪和时间。直至春天，生命的热闹重现，它的身体布满了新叶，风也开始停留在它的眼前，似要摇晃下一整个残剩的冬天。

盛夏又一次迷住森林的眼，光阴随着光线，落在老树边。也许是许久的寒冷和冻结，山留恋起上一个夏天，它望着棵棵树木，又一次泪眼。泉水静静涌在大树的根前，参天脚下的生命延续着从前，此刻所有摇曳的绿叶，灵魂都坠入了水间。那声势浩大的夏天，那山腰贫瘠的旷野，那枯荣毫不相干的世界……都为大树如此眷恋。静谧的山间，保存着一片静谧的山野，老树沉醉其

间，身后皆是生命的清闲。

关于秋的恍惚间，残存之际是它的代言，它也同为此，落下美的惊慌瞬间。河边的足迹逐渐消散不见，湖水也遗落下一大片伤痕线性的荒野，出露的野草以湿淋淋的枯黄来告慰时间，而大树，却忘却了时间……它在湖对面的黄昏里闪烁着笑颜，它在冰凉的北风中卸下自己的凋叶，它在匆忙离开的人群之间，播下了暂停键。夕阳陪伴了无数个秋天，大树见证着无数次悲凉下的喜悦，而它，也为目送夕阳而喜悦。它看见夕阳背后的安然世界，它明白海浪，在下一个秋前，会再一次涌现，它理解，那个已然逝去的秋天。

冬日必然夺走它被光赋予的鲜艳，风拥向它时，寒冷总是在前。每一片假装死亡的落叶，每一只孤鸟迷糊的双眼，都带着目光的垂怜，好似大树，落在恰为悲苦的人间。当枝丫慢慢蜷缩断裂，当枝干干枯的皮层附着在地面，当雪花生生潜入大树的身体间，它没有关于死亡的疲倦，也没有沉入永远的冬眠，它仅以仅存的几片叶，呼唤着下一个春天。冬季会带给它可切身感受的痛苦，却无法左右它活着等待夕阳的心愿。那时的

夕阳和落叶，都属于下一个秋天。它会一直睁开眼，望向来自冬天的雪……会一直展露笑颜，不论悲喜交加的季节。

大树扎根在原本属于自己的乡野，望着同一片金黄色的天，光阴，也无法剥夺它的眷恋。

责编 唐诗雨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JU

## 6. 雨

### 燕雨桐

最近老是下雨。

我名字里有个“雨”字，奶奶告诉我，雨会给我带来好运。我对这个说法一直都心存怀疑，但不得不承认我喜欢雨。

我记得小时候下过一场大雨。整个天猛地阴沉下来，天的边缘浮起参差的墨色，急急向这边卷来。狂风没命地刮，半扇合不上的窗窘迫地绕轴旋转，发出咿咿呀呀的呻吟。没等我从屋里跑到门口，雨就下起来了。我很兴奋，突然下降的气温让人很舒服，到处都是冰凉的生气。很远的地方，田埂边，几个人扛着锄头匆匆逃离，大喊：“黑黑儿来了！”“黑黑儿”就是阴云的意思，这个词我长大之后才完全弄懂。小时候，“黑黑”就像一只人们讳莫如深的怪物，它会带来大雨，带来凉风，带来农忙时候的短暂歇息，也带来无法言说的兴奋和快乐。

后来我离开了老家，雨还在我耳边絮絮地下着。

有些雨是婉约派的，下得很秀气。雨丝细细长长，断断续续——这种雨是不耽误干活的。戴上斗笠，穿个长筒塑料靴，照干不误。雨一下，

田里会泛起一片薄薄的烟雾，世界都被雨水浇得翠绿。春意盎然，雨意缠绵，仿佛有诉说不尽的哀愁。人要是一身干燥地行走其中，反倒是有点不解风情；衣角微湿，才是对雨的尊重。我喜欢听这种雨打在伞上的声音——雨点打在伞上，呼出一段亲昵的耳语，让人莫名地安心。我时常幻想我是一位“撑着油纸伞的姑娘”，静静地行走在寂寞的雨巷，佐以随口哼出的忧伤小曲，气氛似乎很是凄美。

这是一场春雨，她的降落寄托了无数生灵的命运，有的已经等待了整整一个冬天。这是上天的恩赐，宽慰着大地的汲汲以求。而这祈求的生灵中，我应该也算一个。天地间有无数的雨滴同时落下，有一群雨降落在我的伞上，浇湿了我的发尾。雨滴聚合，挂在珠尾，随步调轻颤，它也在为它终将掉落的命运担忧着。

而有些雨很急，好像从天空中携带着些关于暴力的使命，愤愤地砸向人间，把地上的一切都砸疼了。高高的树被砸疼了，水泥地被砸疼了，高楼大厦被砸疼了，各色的伞也被砸疼了。城市的霓虹亮光透过雨幕，扩散、折射，形成一大片

彩色的眩光。各种光四散奔离，头顶是怪异的天空。只是目光难以穿透厚重的雨幕，看不清前面的路。这些骤雨常会伴随雷声和闪电，走在这样的路上是很危险的。不过它停得也快，云散日出，很快恢复如常。除了地上的积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有的雨，会持续很久。一个漫长的雨季过去，连最角落的地方都会长出菌子来。我小时候很讨厌这种雨，因为雨下多久，就有多久不能出去与同伴一起玩。许多约定也被骤降的雨浇湿。我已

经忘却，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透过破烂的窗户，望向一望无边的潮湿的雨幕的。

这几天的雨很小，不像雨，倒像是一片连着的潮湿。空中弥散着雨的分子，在阴云之下不舍地游离。奶奶给我打电话，向我述说着老家的讯息。我说，我们这里很冷很冷，雨下个不停。她说老家也在下雨，很冷，也下个不停。两边的雨声遥遥相和，竟成了一场雨。奶奶在雨声中给我讲她一天的经历，雨声淅淅沥沥，给她轻轻伴奏。

责编 龙晓颖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UBU

## 7. 缓缓

龙可盈

满船清梦压星河，掬捧时间煮酒喝。时光缓缓，像老了的溪水，平日里觉察不到它的流动，可不知不觉间，十几个年头，已悄然过去。意兴阑珊间，那些缓缓流过的岁月，久久徘徊在心间。

花儿缓缓开

记忆里，明晃晃的夏天，总是少不了外公的花儿们。嫣紫的鸡冠花、娇小的星星花、还有一大堆不知名的小花，甚至将谢的玫瑰、树上的茶花、屋顶上的紫藤萝，将不大的屋前空地装饰得色彩纷呈，小小院落，成了花儿们比美的擂台。外公真是个厉害的花匠，在院子里种满了花，而我的心里，也开出了明艳的花朵。外公总会抱起小小的我，教我认着各色的花，带着我给花松土、浇水。那时的我，总是仰着头，看着外公慈祥的笑容，听着他轻声细语地讲述每一朵花的故事。

炊烟缓缓起

总是有将落的太阳藏在屋后的大山深处，有落霞与孤鹜齐飞，有远山上、青树翠蔓间缓缓升起的几缕炊烟。傍晚时分，阳光疲惫地笼罩天地，给小山村罩上青翠的薄纱。蜿蜒的小公路，三点人影——外公带着表妹和我，慢悠悠地散着步。

行于乡间小路，阳光缓缓地落在我们身上，外公偶尔踢去挡路的小石，指着某户人家。那里，炊烟袅袅，黄狗惬意地打着吨儿。我们走得很慢，仿佛时间也被拉长了，耳边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声和外公偶尔的低语。那时的夕阳，像一幅温暖的画，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融进了这片宁静的乡野中。

小扇缓缓摇

印象中的夏天总是少不了外婆手里的蒲扇，阴凉的山间小屋足以将炎热隔在门外。可我们总喜欢挤在外婆身边，要外婆为我们扇风，其实那风远不及后屋过道那沁凉的山风。但外婆手里那一上一下摇着蒲扇，似乎总有特殊的魔力，可以驱散槐序时节的燥热。夜晚，窗外的虫儿们肆无忌惮地喧闹着。我们依偎着外婆，在那缓缓摇动着的小扇下陷入沉睡，一夜好梦。清晨一睁眼，仍是那把小扇，仍有那若有似无的微风，再看外婆——原来外婆还没醒呢，可她的手一直没睡。不歇的微风像忠诚的士兵，护着我们的梦，守护着我们的童年。

流年缓缓过

---

缓缓流年，我已二十，小院里的花再也无人打理，缓缓升起的炊烟再无人看，昼夜不歇的小扇终于停歇——外公再也没有精力照料花朵了；电风扇、空调早已代替小扇；享受袅袅炊烟的我们也都将远走。而这似水流年，最终汇成一汪回忆，偶尔皱起几层涟漪。

小扇轻摇的时光已远去，往昔的花香也只能用来怀念。但是，缓缓流过的时光从不是用来感

到遗憾的，这流沙岁月，只是为了提醒我们：看，你也曾走过花香萦绕的缓缓岁月，何需遗憾？那些美好的瞬间，早已在心中生根发芽，缓缓开出了永不凋谢的花朵。即便时光流逝，岁月变迁，你依然拥有那些在心底缓缓盛开的鲜花，以及静静流淌在回忆长河中的温暖片段。这便是时光赠予我们最温柔、最珍贵的礼物。

责编 张金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UBU

## 8. 老井苔痕里的光阴故事

刘梦莱

老井边的青苔总是湿漉漉的，像一块浸了水的绿绒毯。井沿上深深浅浅的绳痕，是岁月用时光的刀刻下的年轮。阿嬷常说，这口井比村里最老的榕树还要年长，它见过清兵的马蹄踏过石板路，听过抗日时的号角声，也盛过饥荒年里最后半瓢浑浊的水。如今，它沉默地伏在村口，苔痕漫过井壁，成了我与故乡最深的脐带。

苔痕是井的语言

清晨的雾气未散时，井边已蹲满了人。木桶“咚”地撞进水面，惊碎一池浮萍。阿嬷总让我用葫芦瓢舀水，说铁桶的腥气会冲撞井神。井水清冽如月光，瓢底偶尔黏着一两片青苔，阿嬷便絮叨：“苔是井的舌头，在给你讲故事哩！”

苔痕的确在说话。井壁上的绿意并非均匀铺陈——北侧苔藓厚如绒垫，南侧却零星如星子。村东的福伯说，北面背阴，水汽缠绵，自然养得出好苔；但阿嬷神秘地摇头：“是井在记日子呢！苔长得厚的地方，都是它心疼的年头。”一九六〇年大旱，井水落了三丈，苔藓啃光了井壁的每一道缝；九八年洪水漫过井口，苔衣被泡得发白，像老人哭肿的眼皮。这些伤痕结成的绿痂，是井

写给大地的日记。

绳痕如掌纹

井绳在石沿磨出的沟壑，比祠堂的族谱更鲜活。最深的凹痕来自春娥姑婆——她年轻时是村里唯一的挑水女工，丈夫早逝后，三十载风雨无阻地为鳏寡送水。麻绳勒进她肩头的茧，石沿也吃进绳子的魂。如今她佝偻如虾米，却仍能摸着绳痕辨人：“这道深的是村长家胖婶的，她男人打铁，桶里总沾着铁锈味；那道浅的是村尾小豆子的，娃娃劲小，桶总晃悠。”

旧年腊月，春娥姑婆在井边滑了一跤。众人扶她时，她突然指着某条几近磨平的浅痕哽咽：“这是我家那死鬼打的……他走前最后一担水，绳子上还系着成亲时的红布条。”井绳早换了新，但石头记得每一道爱别离。

井底沉着一片星空

孩子们最爱盛夏的井。正午烈日将井水晒出暖意，我们趴在冰凉的井沿，把脸贴在苔藓上偷窥井底的秘密。水面浮着碎金般的光斑，井底沉着被揉碎的云。阿嬷说井通龙宫，我却总觉得那幽暗处藏着一面倒悬的星空——不然为何每次

---

扔进石子，荡开的涟漪都像银河的旋臂？

十六岁离乡那日，我偷偷往井里投了枚铜钱。铜绿与苔痕在深处相拥时，井水泛起细密的叹息。多年后归乡，井已被自来水管道逼成摆设。但蹲下身时，依然能听见苔痕在呢喃：春娥姑婆的咳嗽，阿嬷舀水时的祝祷，还有那个把铜钱当作船票的少女，正从水底的星空漂流归来。

老井终究没被填平。村里修文化广场时，它成了“乡愁景观”，围上木栅栏，挂了中英双语的解说牌。但每逢雨夜，我仍能看见苔痕在偷偷生长，绳痕在默默加深。井底的铜钱锈成了绿月亮，而所有被它记住的光阴，都成了盘绕在青苔上的年轮，一圈又一圈，捆住了一整个村庄的呼吸。

责编 陈婉心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BU

## 9.九张机

叶雨欣

一张机。

天地开各岸新生，五千年上下中华。  
淮水跃东涌入海，两岸润青草萋萋。

二张机。

君生水上我于尾，同霖相滋共沃若。  
君我竞向水中去，不负淮水好辽阔。

三张机。

君我共赴花锦去，深识何处善摇曳。  
君恋故土南临水，我即南下见湘澈。

四张机。

古说天堑本无缘，我问佛言皆是缘。  
君立巢头愁心怨，我立洞庭千百叹。

五张机。

淮水润处识君难，两水不聚怎不怨。  
红日皎月实难断，噩梦几回仍喃喃。

六张机。

六千里蜿蜒向拐，湘皖省醉梦难衰。

湍湍湘淮距可迈，汇汇扬子命已白。

七张机。

常人一闻徽州名，自是微雕马头廊。  
半载一百八十日，一见知君即断肠。

八张机。

鸾凤和鸣琴瑟谐，声声漫漫声声哀。  
相持相望岂无音，心心衲衲心心徘徊。

九张机。

终已归，此夜静垂。

万雨成队，阵阵不退，似庆离人回。

泪已溃，愁人已颓。

万念成灰，长夜思谁，字字已成锥。

责编 龙晓颖 熊瑜曦

## 10.牵动一潭星

叶雨欣

那个夏天的傍晚很干净.池塘很安静,只有碰到粉红的浪失碎或浪花时才突然凝住。没有蝉虫晦涩的嘶鸣。没有风。

天空虽然不能说是无云,但它的蓝色一在看得见蓝色的地方一是柔和而清澈的。就像我手里持的蓝水桶,就像我肩上扛的蓝钓竿。那可是九岁的我忙活了一下午自制的,妈妈晾衣服的竹棍当鱼竿,绣花针拗成鱼钩,一小截铅笔做浮标,越妈妈不注意,我往做该饵的一小块面包上揉进几滴香油。整装待发,我叫上几个小伙伴就向公园里的池塘浩浩荡荡地进军了。

没到公园几个小伙伴发生了争执,他们一致认为钓鱼应该用后山坡挖出的五蛆,并给我看他们早塞在塑料袋里的战利品,我圆睁双眼急看,骇得退后三步,这样肮脏的东西鱼怎么会喜欢吃呢?我若是鱼,一定爱吃香喷喷的甜面包因此坚决不换。鉴于我是他们的头儿,女孩子们立刻觉得我说得有道理,男孩子们却不乐意了,最后只好以拴上半块面包半条蚯蚓告终。

“你们那么较真干嘛,说不定等会儿一条鱼也钓不到呢。”一个穿红裙子的姑娘笑嘻嘻地开

口。

“别说不吉利的话。”另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狠狠地瞪了她一眼,那姑娘立刻噤声了。

我却不在意,哼着小由儿一路向前,由于刚才的争执,到了河边,我已微微出汗,也许是骄阳的缘故,河好像正值枯水期,水面不过十来米宽,微呈黄绿色,有几团不知名的黑色水藻在水底轻轻浮动,我们在一块几立的圆石上坐定,甩出钓钩。

我们在石上坐立不安,不到一会儿就要把钩拉出来看看,几次来回后,那条蚯蚓早已不知去向,而那半块面包早已被浑浊的河水浸得发软变色了,鱼倒是半个影子都没见到。我起先还担心鱼多饵少抱,争抢的局面难以应付,后来发现这种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水面涟漪交叠,如有形的回声碰撞在一起,而鱼线却纹丝不动。我开始心疼我家的香油。

“你看,都怪你呢,说了不吉利话。”白裙子女孩点了一下红裙子女孩的脑门,“你呀。”

“兴许这河里压根儿就没有鱼呢。”红裙子女孩拢了拢头发,心不在焉地拨弄着发梢。

天渐渐暗了下去，暮色开始四合，清爽的水蒸气升腾，向围围称漫，我浑身煤热，嗓子冒烟。莫非真如红裙子所说，这河里本就没有鱼吗？可我又不甘心。忽然我发现，离我脚下石头约莫十厘米远的地方，一条小鱼正向岸边漂来，离我如此之近。我急中生智，抓起旁边一块硬纸板去抄它，可它没等我触到水流，便一甩尾巴溜走了。错失良机，我懊丧极了。

“快看！”白裙子姑娘突然惊喜地叫道，我循着她的视线望去，那条鱼又奇迹般地漂了回来，它仿佛很不屑与我们这些小孩子纠缠，总是等纸板逼近时才懒洋洋地游走，我由懊丧到愤怒，继而转向冷静，等它再次漂来的时候我提前计算好角度，唰地一下，终于把它铲了起来，我们欢呼雀跃，发出胜利者的呼城

“现在怎么办？”我盯着手里的小鱼，它也在盯着我。那小鱼约莫两寸长，黑黝黝滑腻腻，两腮翕动。

“要不拿回家做鱼汤吧。”白裙子兴奋地说

“肯定很好吃。”

“我看，还是放了它吧。”红裙子慢悠悠地起身，“我妈妈说，任何生命都值得保护。”

那我们就放了它好了。“我兴高采烈地提起天蓝色的大水桶，那小鱼懒洋洋地翻了个身甩动着尾巴向河的深处游去了。这时，它没有再漂到岸边来。我惊奇地叫：

“你们看，河水里有亮晶晶的星星了。”

我们带着些许倦意归各自家，免不了又要获上各自家长的一顿骂，我一随进家门，妈妈正到处找她的晾衣竿呢。看到我回来，她没好气地训斥：“又上哪疯去了？呦，去钓鱼？让我看看你的战利品？”

“可我只钓到了一桶星光。”我小声说。

真的，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钓到过鱼。不过我倒是钓到过好多其他的东西，就像河蟹吐的泡泡，海螺里的酒，虾子尾上的彩虹和满潭的星光。

责编 龙晓颖 熊瑜曦

## 11.太平

郝子涵

父亲把最后一筐土豆搬上板车时，东边天空刚泛起蟹壳青。我缩在板车角落里数着竹筐缝隙漏下的晨光，十一月的寒气顺着露趾布鞋往上爬。母亲把热腾腾的菜包子塞进我怀里，蒸汽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沾湿了她鬓角新生的白发。

市集的青石板还蒙着露水，炸油条的香气混着豆浆的甜味在巷子里游荡。张屠户的案板刚摆出半扇猪肉，血水沿着木纹往下滴，在石板上汇成暗红色的小溪。我帮母亲把苋菜码成翡翠小山时，听见王阿婆在隔壁摊子抱怨：“昨夜里狗叫得邪乎，害我翻来覆去没合眼……”

尖啸声就是这时撕裂云层的。

母亲的手突然钳住我的手腕，菜叶从竹筐里翻出来，在石板路上摔出清脆的响声。人群像被惊散的鸽群，装着豆腐的木桶翻倒，乳白浆液漫过张屠户案板下的血泊。我看见王阿婆的蓝布头巾飘在半空，下一秒就被爆炸的气浪撕成碎片。

热浪掀翻板车的瞬间，母亲把我按在身下。碎砖块雨点般砸在她背上，我听见她喉咙里发出闷哼，温热的液体顺着我的后颈往下流。浓烟呛得睁不开眼，耳朵里灌满此起彼伏的哭嚎，像有

千万把钝刀在刮擦耳膜。

当爆炸声第三次响起时，卖糖画的吴老头突然从瓦砾堆里爬出来。他左手还攥着那柄祖传的铜勺，糖稀在滚烫的勺底凝成焦黑的琥珀。我们经过他身边时，这个总给我画蝴蝶的老艺人突然拽住我的裤脚，将糖勺塞进我手里：“拿好咯……”他喉咙里的血沫把后半句话染成了气泡音。后来我在雪地里舔那柄铜勺时，才发现勺柄刻着“太平”二字。

我晃了晃神，“顺着墙根走！”母亲拽着我冲进浓烟，燃烧的房梁在头顶噼啪炸响。李记布庄的绸缎在火中狂舞，昨天还冲着我们笑的伙计只剩半截身子挂在窗框上。拐角处传来婴儿撕心裂肺的啼哭，旋即被又一声爆炸吞没。

我们踩着瓦砾往城外跑时，母亲的后背已经洒开大片暗红。路过教堂废墟时，穿白大褂的男人突然从断墙后闪出，胸前红十字徽章沾满煤灰。“伤口感染会要命！”他拽住母亲胳膊，我这才看见她小腿上嵌着巴掌大的弹片。

地下室里挤满血人，煤油灯在渗水的石墙上投下鬼影。穿修女服的女人正在给哭喊的伤患截

肢，锯骨头的咯吱声让我胃袋翻腾。母亲把我推向角落的旧钢琴：“数琴键，数到一千就结束了。”她嘴角在笑，可攥着我的手在发抖。

第七天夜里，高烧让母亲开始说胡话。她摸着我的脸叫父亲的小名，说灶上煨着山药排骨汤。红十字医生拆纱布时摇了摇头，脓血已经浸透三层绷带。我偷听到他们在门外低语：“破伤风……没血清……”

母亲走的那天清晨下着冻雨。她突然清醒过

来，手指颤抖着摸进衣襟，拽出用红绳系着的长命锁。“跑……往北……”她最后的呼吸化作白雾，在冰冷的空气里画出半朵未完成的花。

我蜷缩在钢琴底下数琴键，八十八个黑白格子像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密码。爆炸声渐远时，砖缝里传来微弱的啼哭。顺着声音扒开碎石，襁褓中的婴儿正吮着沾血的手指，晨光落在他睫毛上，凝成细小的彩虹。我想这就是是我以后的家人了。

责编 陈婉心 徐文涛

## 12. 生命的意义在于触摸生命

——读《活着》有感

邵鸿斌

我们感恩生命，感恩曾与它相逢；我们铭记生命，因为我们终将超越生命。一个人从孩童到年迈，始终只能窥生命其一角，在被人生浪潮裹挟推搡着向前的同时，我们该何时才能真正触摸到所谓的生命？

生命本无形，因苦痛赋予它不可名状的棱角，人们才感知到它的存在与坚硬。主人公福贵一生坎坷，命运多舛，经历了各种各样无法回绝的苦难。苦难带走了他一切，但也某种程度上带给了他新的生命。人生得以重塑，内心得以洗刷。而放眼人生百态，苦难的阴霾始终笼罩着每个人的生命。苦难将生命不断咀嚼，生命便在这咀嚼中变得锋利。这是一种庆幸，也是一种悲哀。如果生命被苦难过分嚼食，将再难以托起灵魂的重量；而如果生命不曾拥抱过苦难，那我们又如何能感知到生命所有的坚韧？苦难是人生路上早已注定的灾难，也只有在面对苦难时，灵魂才能真正共情生命，灵魂才能真正接纳生命。苦难无情，也让人无可奈何。若非苦难，生命也许只是灵魂

的容器。而通过苦难对人的毁灭，人们才会感叹生命的可贵与难得，更加明白生命的坚韧与光辉。

若生命是一片春天，那些未知的变数便是绵绵不绝的春雨，淅淅沥沥，阴冷潮湿。人们回顾生命，也许看不到来时的起点，但一定记得起每处陡峭的山崖。正因为生命处于变数之汪洋大海，人们才更能在四面起浪时意识到生命的不可言说之脆弱。如果说苦难让人触摸到生命的坚毅，那么变故就又让人意识到生命的软弱。主人公福贵一生处在命运的变故之中，这些变故又诞生了苦难，因此他不得不一边承认生命的脆弱，一边又将自己的生命变得厚重而坚韧。这是一场生命策划已久的对自己的讴歌，但也是一次无可奈何的接受。从诞生的那一刻起，生命就和变故见面并结下不解之缘。后凡人生大小苦痛种种，倒不如说是生命在讴歌自己的传奇，在与变故对抗的过程中呼喊着自己的坚强与伟大。

伤痛把生命踩进烂泥，眼下的幸福又携生命脱离苦海。《活着》中除了对苦难的娓娓道来，

也有着少量的对幸福的着墨。而生命的真实也在这悲喜突转的巨大反差之下被无限放大。夜深人静时，我们也许会感受到生命深处的伤口在隐隐作痛。苦难与变故是生命的一生之敌，即使暂时远去也会给生命留下难以愈合的疤痕。伤痛也许会征服生命，我们将触摸到生命的狼狈与难堪。某段苦情的音乐飘进你的脑海时，你是否会感叹生命的宽度与厚度，感叹过往与苦难的碰撞与交锋。而当你抬眼望，看到温馨的家、亲爱的人、舒适而小满足的时光，你又会感到幸福，又会感觉到生命的意义，也许就是为了存在而存在，而存在也许就是为了感受这样的幸福。我们又触碰到生命的另一面，那火热而完整、欢乐洋溢的一面。于是乎痛和快乐不断交替迭代，生命便处于

动荡之中，反复无常。我们痛苦生命的痛苦，我们快乐生命的快乐，正因为我们真正触摸到了生命，顺着生命的脉络才体会到了人生之百味。

《活着》中说，活着的意义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了触摸生命而延续。人们的生命之河终有尽头，生命的不断空虚老化则是河流的低泣。我们又该怎样去安慰哭泣的河流？人们总通过探索生命的意义这样的方式来宽慰自己。而所谓生命的意义，这其实已经得到，就在每个我们触及到生命的时刻。于每个苦难里，于每个幸福中，于每回生活的分崩离析，于每次命运的巧合安排。触摸到真实的生命，我们的灵魂才会珍惜生命。我们活着才终不会迷茫失措。

责编 陈婉心 徐文涛

## 14.战火里的爱和坚韧

——《飘》读后感

祝森

所有随风而逝的都是属于昨天的，所以经历风雨留下来的才是面向未来的。

郝思嘉，一位南方佳人，用她那桀骜不驯的魂魄，挑战时代的枷锁，展现了在命运洪流中个人意志的顽强与不屈。杨绛先生曾说：“读《飘》，就犹如走进原始森林，越深越美。”《飘》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19世纪美国南方社会的动荡与变迁。郝思嘉这个复杂而充满争议的人物，她既勇敢又自私，既冷酷又充满激情，成为了女性光辉的生动写照。她的故事，是对生存意志的颂歌，也是对人性复杂度的深刻剖析。

郝思嘉的旅程，是每个灵魂在困境中求索的映射。爱情的失败固然是痛苦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时间往往可以聊以慰藉，然而对于郝思嘉来说，爱情的失败更像是她苦难的开始。故事由一个空壳般的爱情幻想拉开序幕，三段有所图的利益婚姻亦是郝思嘉认知逐渐觉醒的成长之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郝思嘉不仅要面对家园的丧失，还要承受爱情和婚姻的重重考验。她与

白瑞德之间的爱情，复杂而微妙，充满了权力的博弈和情感的纠葛；她对艾希礼的执着，充满了矛盾和自我牺牲，更是展现了一个女人在爱情中的挣扎和盲目。故事的最后，郝思嘉从一直纠缠她的梦魇中走出来，终于意识到自己对艾希礼跨越数十年的纠缠不过是虚幻一场，而太多压抑未曾言说的真情，与这期间的重重误解，让白瑞德与郝思嘉最终错失。

郝思嘉的光辉并非源于传统意义上的柔弱或无助，而是来源于她面对困难时的果敢与决断，她在每一次失败与挫折中汲取力量，进而重塑自我，实现精神的涅槃。郝思嘉对艾希礼的痴恋与错失，对生活的挣扎与坚持，直至最后对白瑞德的醒悟与追悔，无不映射出她对自我价值的探索和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并在逆境中展现出非凡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即使面对着社会和战争的压力，她却仍然敢于挑战时代局限，决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和生存的意志。更重要的是，郝思嘉的光辉在于她对自己的认知与成长，她从一个任性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性，学会了独立，学

---

会了为自己和她爱的人而战，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与觉醒。

《飘》不仅是一部关于战争和爱情的小说，更是一曲女性光辉的赞歌。无论历史如何变迁，

女性的勇气、智慧和爱，都是推动世界向前的强大力量。正如郝思嘉在故事的最后所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责编 陈婉心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UBU

## 15. 浅议《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人的眼睛》

金星

米勒曾说，评价文字的优劣，最深层的标准是论其“在大脑之中所引发的迷失的密度。”好的文字能够在瞬间之间攥引我们的思想，带领我们到那些词语无法驻足之境。她自己显然就是一个正面范例，在《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人的眼睛》这本书里，每一个句子都是一片境遇广阔的天地，它所释放的内容甚至超越了词语本身的意境。如果你想拥有破笼的勇气，又害怕烈酒灼喉，那么米勒一定是个不错的选择。

从表层来看，这是一本讨论话语的书。它想传达的东西有很多，但凝练起来大概是这么三个问题：话语是什么？有什么效用？话语的围墙在哪里？剪取那些旁枝斜蔓，米勒用一句话总结到：它是表达自我但并不囊括生命的工具。我们用语言诉说内心的冲动，话语容纳了我们的思想一部分，却很难承载灵魂。并非所有事物都存在适合它的表达，人们也不总在词语中思考。正如书里所说：“内心之疆域不需言语的覆盖，它会将我带到词语无法驻足之地。”

剖开语言的内核，我们会发现，许多词语看上去平常，实际上的表达却经过了精准的裁剪，

有些词语本身就是故事。要想了解事物的真相，就要从那些看似与我们无关的词语中入手，挖掘和我们相关的地方。“进入梦乡，就是溺死在墨里”、“青蛙和蟋蟀是亡者的喽啰”、“耕地是死亡的陈列馆，也是绽放的尸体盛宴”，米勒怪丽的文字像是一个疯癫美妇的病语，起初你会被她精巧的词语解构而迷惑，迷陷后就会发现你我都被她圈养在了鱼缸里，泛着赤焰的银钩刚从耳边擦过，流水般轻柔的语言又将你哄平，超现实的痛感和缺氧感共存着，而她旁观这一切。对米勒的解码，是我们迈向倾听词语的重要一步。

从内蕴来看，这是一本思虑人生的书。好的文字能让我们跳出自己，审视生活。“米勒是社会的一把尺子，在丈量着时代、语言和虚构的同时，也丈量着读者和她自己。”她曾因写作而遭致全村的抵制，也曾因文字而身陷囹圄。多数人畏惧真实的痛苦，米勒却选择在伤处最深处耕耘，“有时我只有啃啮手指，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被驱逐之后，作者不得已来到德国，外来者的身份让当地人不安又敏感“陌生的目光在无关者身上引发的敌意，又会不断造成新的挑衅。它抛头

露面，好像要隐瞒什么。琐碎物品与其重要影子的复合体坐在陌生的目光里，是自我裸露与蛹状封闭的对立统一。”

异乡的生活让米勒感到恐惧，在“陌生的眼睛中”惶然不安，在军方的监事鉴识视里精神错乱。她也曾试图同周边的环境和解，却发现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能勉强自己顺应世俗的尺度。左支右绌的困境之下，语言显得那么无力。“在沉默让朋友产生误解时，我只能开口；在说话引我向歧途时，我选择缄默。”如果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失常，那么词语也会紧随着失落。久而久之，沉默便成了生活常态，被奉为处世圭臬。我们紧

闭双唇，生怕说出什么失误的话语，词语和事物间的缝隙在咬合的牙关里裂开，撕碎在空气里。沉默也许可以带来“幸运”，却不能通往“幸福”。

“过去的一个个瞬间，如果我在当时就已经参透，便不会鲜明而焕然一新地穿过我的当下。”也许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人的眼睛，但只有战胜恐惧，才能越过荒芜，获得新生。

诗人海子曾经说：“太阳已滑进夏天，水不会冷了，我的石子前盛开着铜绿色的球蓟花”。让我们奔向自由，大胆直视话语上坐着的眼睛，表达热烈的、鲜活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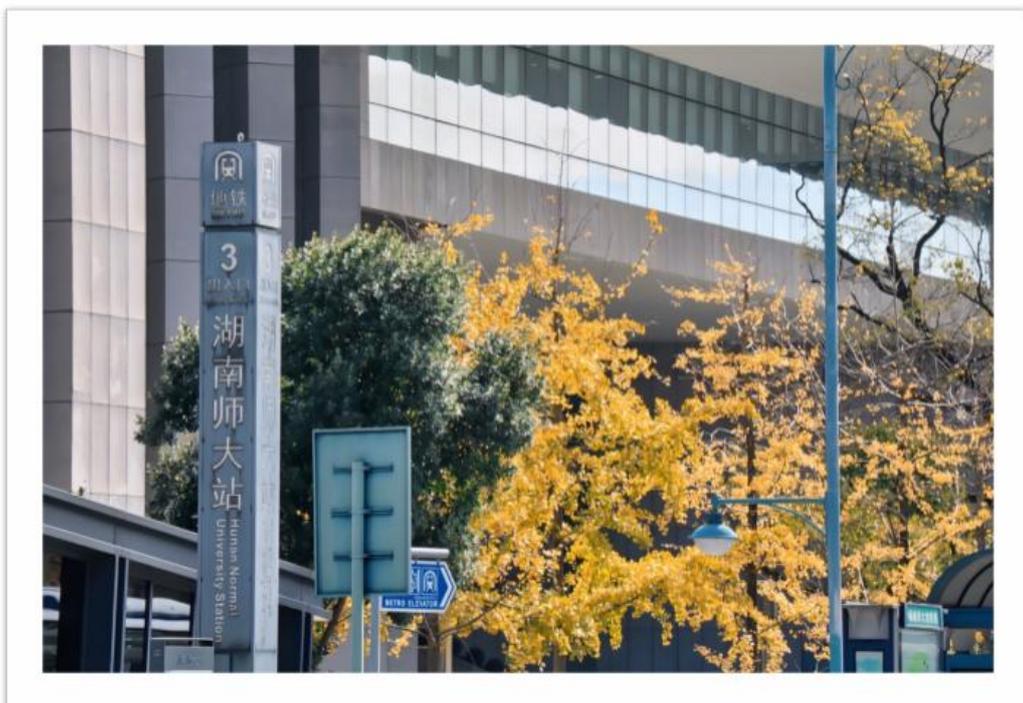
责编 陈婉心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JU

# ▶ 青年文学

HNNU YOUTH MEDIA



本版责编：青年编辑部

版式设计：视觉艺术部

本期 1 版 总第 8 期

2025 年 3 月 12 日 星期三

青 年 编 辑 部

QINGNIANBIANJIJU